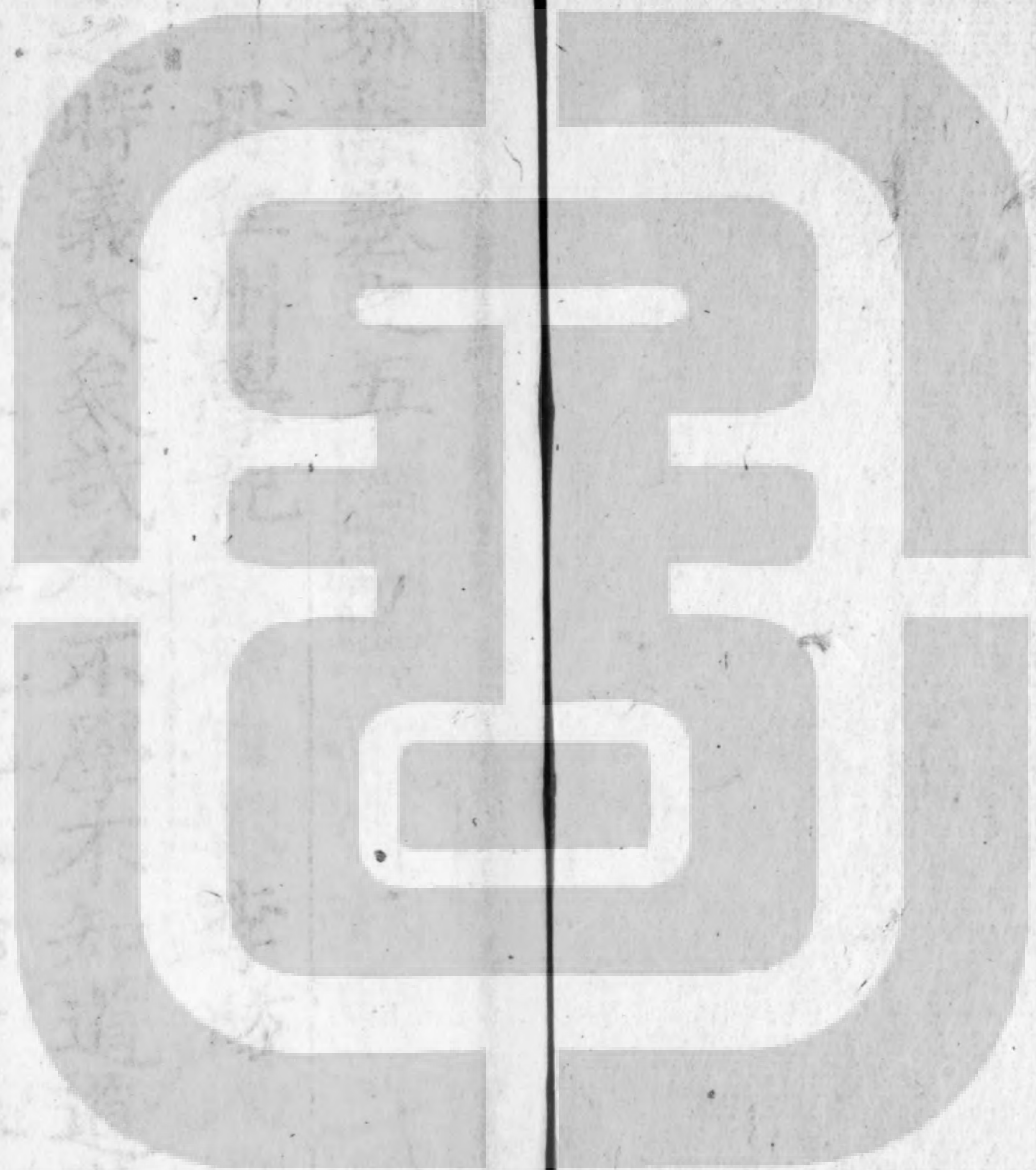




赤城前集



赤城前集
卷五
學之將衰六矣
不學不知道道者非他道
也安國家治人民之道也人常研味古訓鑽仰
聖經將以成治世之功也
沈氏諸筆下引而



赤城集卷之五

赤城集

丹丘州學記

李防

李防

學之時義大矣哉人不學不知道道者非他道也安國家治人民之道也人能研味古訓鑽仰聖經將以演潤性識革去蒙吝究先儒教化之術貯乎胷中願君子仁義之說裁諸筆下引而伸之利而用之發為德光蓄為政本求其治也又何艱哉倘捨其學從其政有若擿埴索塗冥

行而已矣豈辨民哉噫三代之所以明人倫厚
風俗者設庠序之效也兩漢之所以昌王業承
帝圖者興儒學之驗也且人文肇生易其首焉
則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孔聖答問著成論語
首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書曰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禮曰如欲化民
成俗其必由學乎春秋曰學然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伸之以孝悌楊

子曰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荀子曰欲賤而
貴愚而智貧而富唯學乎學者大富之器也舉
是論之歷代聖賢垂諸典訓未始不以勸學為
先蓋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立身立身然後從
政從政然後致主非其學則仁義忠信孝弟禮
法從何入焉既不以聖賢之道入乎心潤乎性
則空空焉縱其心放其志事親則昧其孝事君
則昧其忠臨民則昧其教由是而言學者生民

立身事生之大本為世之急務也可不在心乎
景祐二禩秋八月防自澶移宋宋有府學久矣
生徒寔繁規模大備風教日盛詩禮日聞以是
出名流取等甲者多矣歷公卿居富貴者亦多
矣得非興學明道之顯效歟防俚人也遭遇明
主坐賓周行每以為學之初涉道甚淺入官之
後立政無聞不能探聖人文章之奧摯賢者政
事之本徒竊厚祿以為尸素之臣故常有志勸

人之為學贖己之不學欲人之多聞贖己之寡
聞寶元元祀冬十有二月自宋移台台之亞尹
宗明晉卿真端方純慤好古愛公之士也暨從
事會稽肅之隴西秦符及臨海長著作高平貫
之皆清慎有文之流官聯之間道義相得寅緣
幸會有若舊交凡所建議躍然一心因相謂曰涉
海則方丈蓬萊跨陸則四明天台以知天台者
山水之秀甲天下也可無清氣以生奇人况趨

走之吏尚弄翰墨而詢諸郡人則曰近世以來
鮮登科者吁豈非出守者不以儒為意乎反以
儒為鄙乎致學者鮮而士之寂寥乎又相謂曰
士不以勸勸不以道則舍此而適彼者有之矣
道聽而途說者有之矣為西北之流而忘反者
有之矣且尚文之世素風四發普天率土咸建
儒宮山竒水靈之地何獨未建耶晉卿曰又有
是心而力不足也今日之事同志相符躍焉而

喜濟焉而謀政之暇日遂卜方所郡署東南隅
凡百步有隙屋十數間揆而度之默而識之又
相會曰茲地也密邇郡署若建學館則有位之
人易為領袖可計隙屋益而就之矧材甚省功
無多苟見義不為是無勇也莫不亟召占吉日
風斤驟運虹梁乍申制作有經簡質為尚止增
十間舍遽成一敝宮自仲春十有一日起功至
仲夏十有一日畢力高門穹崇峻宇蕭洒靡踰

百曰衆心樂成詩曰不日成之吾今得之矣學
既成會八使葉公清臣戾止是郡首登是學延
與諸生從容論道謂防與晉卿曰既興庠序將
風雅不顯不敬何以勸人因而又建小樓以貯
群籍生徒怡怡郡人躍躍復有好事者願出書
糧共三百石其助也翁焉其興也勃焉噫學校
斯設縫掖有光而今而後越變至魯豈難也哉
仍命宿儒將為主者詩書禮樂不得不興矣忠

信孝弟不得不增矣愚者可以智賤者可以貴
貧者可以富善者可以顯蓋學有所歸俗有所
化自然時習而日益矣吾故曰學之時義大矣
哉有君子與吾同志者諒無誚焉

州學記

而政令之學其章望之

宋一中國而文教修學者大盛未免乎無師頃
歲詔許郡縣建學館養英才雖興廢在人然後
生知鄉風教而大講儒雅斯道開明夫及慶曆

癸未甲申用事之臣改革百度太學師生是非
時政上懲橫議學事中弛越明年戊子又命四
方無改官學之人欲詳舉送爾執事者失朝廷
旨謂將廢學而迎合之學其廢矣尚不為立師
生矧復能興棟宇期以教人歟自非知道識王
化之本者孰敢尸其事台州之學在子城中之
東實前守李君防再徙之歲久卑敝僅存皇祐
二年通判江執中攝州政謀盡革之會衛尉少

卿呂侯來守郡嘉協斯議遂毀舊圖新倍隆前
制逾月而役休有殿以春秋釋奠有堂以揖讓
講論閣以儲書齋以居處門廡庖厨既周既飭
凡為屋五十楹巖然而高冲然而粹復有百物
之用備以養官民子弟於其中異日台人道立
而行明身寵而家昌且有魁偉特傑之才自致
聖賢之地是惟興學之賜哉斯役也大理寺丞
知臨海縣崔黃臣司理叅軍王景寔董之蒞事

有方故費鮮而功逸宮室壯好焉已而不鄙非才見托紀述百年學如不葺來者其媿斯文碑

已亡陳司業者皆於李守兼所編中抄出

台州重修學記

季翔

學之設尚矣堯舜三代皆有學春秋之時去古未遠二百四十二年一百九十三國能修泮宮者獨一僖公彼鄭子產號為名卿不毀鄉校僅如餼羊之存亦不克相其君以教化為本務

簡子以儀為禮晉士會不識殺烝使當時學校素修禮義素明目熟乎俎豆足習乎規矩豈有臨事懵禮之失乎由是言之子衿之刺何國蔑有我宋聖聖相承垂二百年庠序徧天下絃歌接閭里主上中興幸首善書六經製先聖七十二弟子贊風勸學者俾獲觀天地之純全何其幸也雖然興學者天子為天子興學者太守也太守賢則學校興人材盛否則學校廢人材衰

政教汚隆風俗厚薄實係焉不知者乃區區簿
書獄訟財賦之末所謂使民回心向道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也太守臺簿黃公本以經術為諸
儒倡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台舊有學歲久浸圯
公命工度材葺故而鼎新之又增廩米出公帑
加養其徒月謁殿成禮升堂講說學官職事以
序進園冠莪如大裾襜如閭閻秩秩有洙泗風
諸生德公又樂公教於是相與繪公像記其事

曰漢循吏惟文翁以興學顯唐循吏惟常衮以
興學顯至今閩蜀號為多士而二人之名與之
俱傳今黃公篤誠于學士嚮化異時人材作成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當有所謂允武之士也淑
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當有所謂允文之士也以
此導其鄉治其國平天下化獷惡而為良善操
不軌而為順從食我黍稷懷我好音又必自茲
以始台之多士盛於閩蜀黃公之名蓋有出翁

袞右者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蓋言僖公能
飲君子長者以酒君子長者亦錫以難老之福
欲其壽永作人也咏歌嗟嘆之不足手舞足蹈
而有餘至於象其形容非止朝夕望其儼然之
威即其溫然之色而不忘欽慕之心亦欲黃公
長於作人如魯之僖公爾薄采其芹薄采其藻
則學者事也公字仲微名章邵武人也

台州重修學碑

唐仲友

本朝以恢儒為家法自慶曆迄紹興命教益廣
太上皇帝首善輦轂款謁臨幸親勒石經以風
厲學者聖主服慈訓復舉縉典橋門觀聽益盛
肇建華閣嚴奉奎畫增飾黌舍輪奐一新風教
所被無間幽遠矧在甸服敢不欽承仲友世以
諸生受國恩淳熙庚子奉命假守歲丁大侵夙
駕至郡既謁先聖行視學宮將就傾圯惕然念
非宣化所宜顧民艱食事有序既登麥命臨海

令葺大成殿易腐直鐫堅緻可久至秋中熟乃
議修學闕庭高門崇垣脩廡論堂書閣因舊而
葺鳩工度材慮吏竝緣乃集鄉之縉紳推其賢
能者三人庀役事擇僚屬四人取之吏卒謹飭
者行文書給呼召如作私室官不知役始作於
壬寅孟春畢于首夏庭宇夷直規制宏壯悉過
於舊材良匠能可支百載夫以天子命郡置學
選明師教士以德行道藝以培植風化震蕩習

俗使人知有禮義以胥訓胥保於平康輯睦之
地乃王道之本生民之命不可一朝緩養薄則
不足移體居陋則不足移氣青衿挑闥而不孫
業則風俗之苟簡熟爛至於扞格而難入無足
恠也茲郡邇辟雍之流而以水火風旱之相承
補敗不給顧視歎咨以迄于今又因循而不脩
守之罪大今捐數千緡而賢士大夫樂與共成
豈獨守之責塞實亦成前人之志副多士之願

然鄉之賢士大夫勞其心力而守蒙成此非天子之德厚而朝廷之化深與喜其成而推其本言之不足而至於咏歌詩其可無作詩曰有學之宮既久斯圯匪鄉之美孰葺而起伊鄉之英匪為我勞辟雍之化其流滔滔有廡斯修有門斯閱多士復來居移氣壯台山巍巍江流逶迤有學之宮與江山齊既安爾居既鼓爾篋青青子衿曷孫爾業我風斯移我俗斯美詔爾多士

毋負于天子

台州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范說

夫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後帝皇而出知帝皇之聖陶唐虞舜之化知所以盡美夏禹湯乙之嗣知所以純庀挺君臣父子之教成冠婚射御之統垂諸億載而不易其繫宣聖之謂明矣聖矣寔惟生於姬周之季幽厲之世也有麟吐

玉書於闕里以為神異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又
曰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蒼龍繞室五星
降庭茲又奇怪惚恍弗可以具論歷時列國不
遇時君蓋所以然者患道之不行不患時之不
遇閭閻於洙泗之表祈祈於龜蒙之奧讚明十
翼之旨開系太極之度三才之義博而益顯八
卦之列變而益神述二聖三皇之言九宮五行
之適因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明悔過自誓之為

賢發明十五國滄生善惡之本據之為諷誦叙
二百四十年治亂之蹟十二公承襲之宜大則
申褒貶次則陳赴告三千之狀辨卑高之體三
百之條定名數之列裁六樂分四象雲門咸池
所以興大倫大章大韶所以增廣懋大夏大護
所以象功成大武所以陳武功斯六籍者所謂
之人文也洎兩漢而下建侯封伯比比相尚嗣
王封聖者綿綿微號台州東甌之分野瀕水之

右界率有六朝之遺範祭焉衣冠素業者有矣
而茲廟也舊涖郡署之背枕山之趾罄宇側陋
鞠為荆榛一日會僚屬而誼之祠不亦隘矣因
圖定葺而遷寘之乃卜東城之維四向平易襟
帶林藪腹腋剝廟薙草誅茅爰命哲匠授全模
閱其桴棟博其楹礪有以高為貴者峙之以墜
塏有以廣為麗者敞之以廊廡磨礱砥礪周之
四壁丹漆頽壤飭之藜綺設肖像被袞冕於南

面旁羅充公而下象昭穆於左右列八十八座
圖蘧伯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
戴德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鄭康
成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高柴宓
不齊樊須琴牢梁鱣冉孺元亢漆雕開高瞿司
馬耕子張巫馬期公冶長澹臺滅明原憲公伯
寮燕伋南宮縮縣成顏路顏平曹卹於東向壁
績孔憲叔仲會仁祖鄭國公西輿如冉季漆雕

哆左人郢廉潔步叔邾選顏之僕狄黑顏噲公
哲哀樂欵公西歲申棖魯歲公孫龍任不齊秦
商施之常公祖句茲伯虔榮旂顏祖秦非申黨
后處奚容箴石作蜀壤駟赤濼雕徒公文夏首
公良孺公肩定鄒單句井疆罕父黑於西向璧
其豆實其籩實視牲器皆品著之其用少牢率
以春秋置奠而常饗之景燦哉宣聖為王者師
迄今千逾禩其道益廣其貌益嚴國家加號至

聖文宣王不其然哉其地勿故其制益崇考堂
斯千廢之伊載鍾鼓千戚落之惟熙若揭日月
而行焉因琢石鏤文實夫不朽

台州鄉飲酒記

謝升俊

國家自中興以來追復舊章一新典禮用底太
平之治以紹我宋累聖之休是以崇宗廟以寧
祖考躬郊祀以饗神祇闢賢士之閔以長育人
材凡所關遺莫不振舉惟是鄉飲之禮久而未

講今又詔頒郡國悉令推行將使數千百年之
曠典亦幸遇於旦暮間甚盛舉也郡太守秘閣
張公僂適當奉行恪虔靡忽不踰旬月大講于
鄉校仰副詔旨舉行之意屬弁俊實書其事欲
鑿諸石為永永無窮之傳弁俊竊謂先王制禮
之意悉緣人情人情所欲因以行之其所惡因
以去之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欽所謂六
順也是人情之所欲其可不行乎賤妨貴少陵

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是人情之所惡其可不去乎鄉飲酒禮寔後世
逆順之所自正孰謂今日可廢而不行耶大哉
鄉飲之為禮也古者賓興賢能則行之明養老
正齒位則行之春秋習射於禮則行之鄉大夫
飲國中之賢者則行之時習雖不同然其為禮
之意則一至漢唐間固嘗舉行不過一時尋即
寢廢詎曉先王之深意哉是禮之設初不規規

務為籩豆脯醢合歡於飲食間謂夫王賓介僕
之有象辭孫獻酬之有節拜跪升降之有文坐
有序豆數有別凡禮之意悉寓焉故行諸一鄉
之內則父詔其子兄教其弟自熟於所見耳熟
於所聞不獨識禮之制又且達禮之義居於家
者弟長而養老仕於國者尊君而親上自然教
化行習俗美人人知逆順之理皆有士君子之
行而乖爭凌犯不生焉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
道之易易又曰鄉飲之禮所以明長幼長幼之
序失則爭鬪之獄繁矣殆謂此也台之為郡實
東浙樂土生齒繁息事物猥多所以去逆效順
在所悉中於禮觀之者如堵皆知為士之貴而
加歎仰見今日化行之初風教之美天下靡然
丕變嗚呼豈不遯歟

台州州學藏監書記

季翔

文籍生于處義六經成於孔子子出論語史始

編年厥後書日益繁六經之外有傳註傳註之外又各有書諸子亦各有傳註史家又有雜說學者耻一物不知昔人有願入秘書一讀平生未見之書夫為士未入秘書必游學校求多書者假之以觀而貧者苦於無資其力能以置者固不如秘書之富也非賢師帥為之置書其間學者非自致青雲之上求入秘書終未得盡讀聖賢之書如古人矣此夫士者公患也上即位

之首年敷文閣待制趙公以同姓之賢來守丹
正下車敦庠序之教士知嚮矣明年春陟魏科
者十人江山之勝蔭牛宿而直台躔長才秀民
間出其間每三歲南宮有司以名上者不過四
五人至此遂倍蓰於他時豈非教養作成之有
道耶一日公謂翔曰來學之士宛然洙泗之風
獨書籍未備不足以供其觀覽未免假書於市
者於是出帑藏之贏五百緡置監書三千五百

卷命歲之學俾登吾歲書之所如入群玉之府
球琳琅玕無所不有仁智各隨其所見大小各
隨其所得異時推其得於書可堯舜其君民是
歲書之效也已嗚呼賢矣哉仁人君子之用心
也兩漢四百年傳循吏纔十有八人文翁興蜀
學遂冠西京循吏之目衛颯興桂陽學遂首東
京循吏之名彼之興學未暇歲書也固擘猶歆
艷如此睹公勸學之勤歲書之盛又當大書不

一書為時循吏之冠是矣翔非其人也而公命
記之姑叙歲書之歲月俾取書而觀者曰是趙
公之德也書之歲不朽公之名亦與之為不朽
書之澤無窮公之教亦與之為無窮昔召伯聽
訟南國去左右于成王人懷之勿剪其甘棠公
今易鎮四明行勵相于朝是書之遺德多士奚
止甘棠之遺愛比耶公有才美文章而無驕吝
之私天資至誠樂成人治郡燁然有聲為前

入之未為能前人之難能其歲書于學尤為可
書也若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道忘書雖有
不容贅者要之得魚兔者必自筌蹄始學道者
必自歲書始式下為人對之必與其甘棠公
善之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賈南金郡刺史以恢儒為政政之本也儒宮釋奠政之
大天台在浙名邦釋奠有器非惟不備且不度
行刺史者驟未遑及人乎數邪歲乙巳天子

重遴侯度毗陵丁侯璿絲棘正來蒞次春丁卯
行事因慨然曰無乃太簡乎此視不視彼榘不
榘禮自聖人出乃不足藏報奚其禮按宋文公
成式寅夕斤察詔工授指蓋侯宰新昌魯以公
定于太常者授今刺郡宜汲汲期春始告成於
是丁亥先夕戒設由殿庭溢兩廡位各有器陶
不窳斷不鏤麗牲于碑奏割如制黃流洋洋椒
飴上升刺史衮冕赤舄登降鏘鏘猶天之靈肅

若在廟一郡既觀且喟曰夫子之禮如此夫吾徒豈可不格事畢諸生亟請於南金曰侯以仁義為堂皇以禮樂為宮牆民格其化而士尤沐厥澤可無以魯之頌僖公者為侯頌乎是可以觀政矣嗟夫子入太廟每事問而祭器之簿正尤急曾子亦謂之有司存蓋道不能虛行也而寓於器謹其器存其道也子曰我祭則受福政非禮不行禮非儒不舉侯將以儒道天下可無

頌以祝其嘏其辭曰我瞻芹宮猗祀之器昔不度兮今何備我瞻庭廡猗祀之位昔不專兮今何備誰其繩之文公與之卓哉我侯今其新之禮既周矣神具歆矣繫千萬年作自今矣邦人有祝祭則受福詎邦之福實侯之穀侯曰不然天子是先我將以禮樂佐天子惟四代之似

赤城集卷之五終

赤城集卷之六

州學建武齋記

方曠

上嗣位之六年夏五月近臣有抗章於朝其畧曰國家留意人才文武並用故有太學有武學今州郡莫不有學起居飲食月書季攷惟文士耳習武舉者一無所豫甚失國家並用文武之意乞諸路提學詔所屬郡庠增闢一二齋兼養武舉之士上可其奏惟臨海郡學建置日久淳

熙壬寅郡守大著唐公更加繕造儀門外兩廡
東則宗學西則縣學後有由縣學之左剏經武
一齋尋廢今郡侯遵奉明詔屬有司相厥攸居
於是即經武之舊廬拓旁吏舍而廣之設為二
齋左曰備文右曰輔德又於教官廨舍後隙地
闢射圃締亭其上榜曰立德蓋亦循其故址而
市築篋筴焉會秋仲月諸生應補者五十餘人
采其文理之優者聽入月書季攷一如造士之

法講肄射藝旬日亦有常程州郡選戎官之精
貫武技者為之訓導守給民沒官之閒田以資其
廩餼於戲休哉甚厚意也諸生合辭請謂不可
無志矜不獲辭竊嘗誦詩魯頌泮水有獻馘獻
功等事然後知古之學校不專為教化絃誦地
而武畧兵戎之罔不寓是爰自漢武帝求文武
如不及唐長安中始置武舉與進士明經並行
然董仲舒興太學之請唐六館之目至不一而

赤城集卷六
為習兵書者設蓋笈如也惟我高宗南渡中興
時則兩學並建繇是文武長材彬彬輩出若乃
郡國自慶曆興學距今一百五十八年儒風日
以寢盛而武勇智畧之士散居田野三載大比
僅或自拔以著見獨平時肄業講習之所闕然
不聞可謂闕典今日崇尚右序風被四方既以
教養作成之事附麗於禮義之宮益使太公孫
吳之術是班於孔孟之道士心改觀爭自激昂

奮發功名相勉忠義然則儲養於無事與夫振
士於倉卒豈可同日論哉吾聞是邦山明水秀
魁壘之英忠鯁之賢公輔之彥師帥之才聞人
顯士繇鄉校出代不乏人紹興甲戌庚辰僊居
鮑氏兄弟首相繼以武舉擢乾道初又有自右
科易進士第而後為名鄉賢方伯者自是聯肩
接踵腰金紆紫項背相望然終未若文雅閎博
之士光明雋偉之盛今郡侯仁賢推廣德意加

惠多士爾游於斯泳於斯既乃心精乃藝毋荒
于嬉毋自鄙夷於詩書禮樂自命於勲業遠大
自期詩曰髦士攸宜又躑躑王之造抑俾熙朝
文武得人如周家之盛庶無負聖天子樂育之意
州學教授題名記 王謙之
聖王建置學校長育人材所以續天地生生之
大德也藝祖受命承五代干戈之餘綱紀初基
日不暇給而臨幸監學再舉縉典尊師重道有

光古昔闕時未久申命近臣聚生徒講學以風
四方規模遠矣列聖遵守家法有隆無替接于
慶曆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而於養之
制加焉夫培植涵養於平居未用之時將憑藉
扶持以為子孫數百世之用則所謂教者豈特
月書季考而已哉今學官在郡縣中雖無群有
司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冗然所任之重視群
有司何如也議者顧以為考因在事之若安知

祖宗建官立學之本意哉天台為浙下州而人物之盛出為名卿才大夫者項背相望此非一朝夕之故也蓋自建學以迄于今作人之功至矣為學官者不知幾何人顧使其姓名不傳於後豈非大闕予因博稽記籍之傳參以故老耳目之所信其所可見者才得二十有八人先此皆與歲月俱泯而無考失今不識歲月且益遠凡今之可見者又將泯矣予甚懼焉悉取而載

諸石雖到罷月日間有未詳然書其姓名於上使後之人或因姓名而考得失庶居是官者有以自警而不敢忽則題名之設尚有補於世教云

台州新給贍學田記 俞建

嘉泰改元春正月括蒼吳侯繇戎監簿分冊立銅虎始至款謁學宮進諸生而諭之曰台嶽神秀之區蟠粹鍾緼挺生宗工碩輔以隆道峻德

調元巖廟實闡帝賚崧高之祥為是邦圭衮盛
事洎名卿鉅儒魁壘正大彬彬輩出迺至擢第
太常策勲壁水敵價尤擅一時人物彙征林立
號東州冠竭來親挹簪弁閭閻秩秩詎非幸歟
顧淬業于學凡幾庠廩所儲奚若士歷階具對
比歲絃詠日蕃貲聚采畚豐年董董弗贍小遇
旱潦搏手莫支壘塩蕭涼常布瑟縮非一日積
侯慨然動色曰若是寧不於多士歟繼粟育才

責不余在而疇諉會帑吏以敗聞聽其歸曰子
官廩壤敷腴境臨海之保樂豪宗環睨競顧
彊畎適與故學田綜錯晦計者百有四緡計者
九百四十有六斛計者二百三十有七侯喜謂
建曰是不足為吾泮助耶吏白帑失贏會直僅
償委焉懼闕公計侯斥言郡國教養宜急捐以
予士不猶愈乾沒汝曹手吾帑縱乏搏縮奚病
矧飭厨傳稱過客匪性所樂抑不暇已約彼此

余志斯愜尚安靳趣割券畀學別駕復從吏之
劍佩聞風踴躍起敬懽言牧伯主盟庠校累累
毋乏大抵稍繕土木即推殊尤甚或而勉應銳
出衷愫實鮮施予儉束廩給靡聞孰鑿植牙惻
怛加惠若侯勇且亟者歲獲常入粟有羨儲繼
今一飲一食皆侯賜也屬厭將矣窮始謀肖像
揭虔侯卻弗許乃合辭屬建議顛未以詔後不
得辭嗚呼謀食求飽士之耻也豐餼養士上之

禮也禮明則化行化行則俗成况觀州邑棘利
紆義右政左教籌算榜笞日接耳目視詩書俎
豆若將浼已惟吳侯學以傳家材以經世飭吏
事以儒雅主治道以清靜孜孜風化嘉興培植
是舉也君子謂立政知先矣夫出研桑之私智
而能急衆所緩一宜書耻狗已以自豐推而俾
寒素蒙其利二宜書休績創睹前罔倫擬三宜
書雖然侯之飫爾士誠渥矣勵志賈勇毋但僚

功名之岐嚚濟涵泳益鞭其未至以叩聖賢之
藩級諸生誠知此歟侯意斯無負而侯之德庶
乎其愈侈哉侯名英售崇寧間以中書舍人知
制誥者其再世祖也

台州增學田記

應椿年

淳熙四年歲在丁酉冬十有二月濮城李公被
命來守眎事纔三日謁于我先聖祠下禮畢陞
堂延見諸生顧瞻兩序冠帶聯屬謂椿年曰是

邦上應台躔儲精孕秀名士代不乏人學校彬
彬也固宜他日問學中人才且及經費椿年於
是言在籍之士不啻數百人而食於學者未嘗
滿百一歲之入不足以克費典教者以數學之
餘錙銖計之小不經意則用之闕也滋甚故有
願處學而不得者公聞之矍然曰是豈養育成
就之道哉當思有以附益之他日又語椿年曰
學用之不足未有以為計近謂諸好義者得黃

岳黃氏田五十畝寧海士人陳公輔田二十畝
臨海將仕郎朱鳳田十五畝為穀二百石有奇
縣覈其實而歸之學吾方以義勸人其知慕名
教而來從者殆未已也子其謂何退語諸生雜
然相賀請遂記之椿年愚不肖尸教事愧不能
作為文詞侈公之賜竊惟今海內郡縣莫不有
學其間或患不足者特上之人無術以濟之耳
昔唐劉賓客刺夔州嘗有言曰今之膠庠不聞

絃歌而室廡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
貲以給也其說固當矣然其議謂春秋上丁有
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乃計本州四縣一歲釋
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舉天下郡縣歲凡費四
千萬請罷牲牢衣幣籍其資半歸國庠為築室
器用食之須留其半益州家學校之用計則未
為得也今我公明號令一政教糾察奸欺督勵
風俗曾未期年上下懽服故能以義感民而民

以義從不勞指麾千里之內士皆受賜較其成效異乎損上下之儀以為食者矣異日此邦之士樂就菁莪之育而多為聞人寔基于此公名質字文叔昭陵賢相文定公四世孫家傳儒學公之政汲汲於學校如此源流蓋有自來矣是用特書以詔于後嗣有附益尚當屢書之云

增學田記

陳耆卿

古之善為政者以養士為先善養士者以尊禮校官為急校官無簿書期會可以賈知而沐尊禮也然所職乃教化則有出於簿書期會之上者焉教化所以養士之心徒曰養其心而不養其口體亦偏也要自口體以上克而進之爾然則士無田而校官無宅毋乃不可乎按州經田自三舍濫罷留不能及頃南渡後凡幾增廩而其入止一千八百石有奇以故月俸日餐豐且病歎宜赤立士寢盛而養寢薄類亾具甚太守

邢侯近至則曰吾非不能急此而又有急於此者吾聞已丑之水校官舍寸甍不守而僦民屋以棲諸生知之乎謹曰然乃先以楮四百五十緡為學聽費而後以沒入田八十八畝為贍學費又光孝寺私塗田于畝訟宿競未已復丐以其半為學須意懇懇矣夫重於教化而輕於簿書期會知本也先於師之居而後於士之食知序也然以義理而論則為師者豈以居為負美

為士者豈以食為屬厭哉為政者自宜然爾宜然而不然者多矣侯迺能然則幾矣吾學固多良士又遇賢師帥戴君槃岷隱端明之猶子也問學既有源且能不言而躬匪怒以教所謂合尊禮者於是乎在特所謂尊禮之道不止於新其居爾求余記久未涉筆洎侯去益急曰吾不以其在否為塵情也賢也記合釐為二遜謝曰願以田為目而宅附見焉不以已先衆也又賢

也端平二年七月日記

州學增高塗田記

董亨復

儒宮之養養有用也佛氏之養養無用也有用之養常薄無用之養常豐然佛非儒其能安坐而食乎佛既無用於世儒又有功於佛因彼之豐助吾之薄理亦宜爾先是台之亡僧有新園高潮塗田前太守今尚書趙公必願以其半與學貧宥記之矣報恩寺爭之不勝思以計取陽

為租佃歲輸不能厘杪陰實據之既郡委官履之而周知其數為田五百二十二畝有奇地已墾者一百二十畝而縮未墾者二百四十畝而贏潴水之所一百三十七畝有半斯亦廣袤矣而塗之增者日未已也然與養濟均分學不能專而有故僧搶脅於其間今太守趙公因博士楊君點之請盡挈而歸之學別輟廩餘以惠貧民然後學總其權而利入豐矣或曰有用無用

之養不同矣養士與民亦不同歟曰不同民之
養惠也有政焉士天民之秀傑政所從出也趙
侯懇懇愛民而於士尤加意其有望於士者遠
矣諸生游於斯當思天地萬物與吾同體窮則
善其身達則善天下斯有用之實也不然屑尺
寸之養其與佛徒相去幾何趙君名與傑南豐
人淳祐二年四月日記

州學登科題名記

孫實

士有所見則有所守有所守則有所建立待文
王而後興者凡民也不待文王而興者豪傑也
方今庠序之教周徧海寓作成賓貢豈皆待文
王之凡民蓋豪傑之士游於斯泳於斯幸得時
爾神宗學政舒王經術今上以聖學緝熙之真
相以賢業弼亮之上有所揆下有所守無非道
德之治性命之情其所感化何待鐫諭教授黃
君作諸生題名記亦建立之一端也乃若賢能

之書故自有次第學者當服膺之

登科續題名記

魯嘗

郡直台躔地實隘東海蕩江瀉氣無厚蓄俗多
勤瘁競趨不舒衍古不名題人國家嚴教普洽
薄海于外士俗炳炳始與他郡爭衡羅公適以
材德表見於熙豐多士時陳公公輔以忠鯁得
名宣和間左公譽之文雅朱公斐之醇亮比相
望也紹興大駕南巡旼跡風化中州名公卿率

于郡市改肆里易服嚴華文物相摩盪而俗益
美故舊記始自咸平每舉不過一二人比來榜
不下四五自今家訓人勵闢山川之隘而廣之
俗美于今猶今視昔鴻儒碩德輝映泰階有人
焉嘗竊乙卯第郡人同年者三人宰瑞安得陳
良翰其一也以前碑無餘石請續之因題其首

增造貢院記

樓觀

儒道與天地並所以扶持綱常於不壞不滅者

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王公卿大夫不可一日無封植儒者之心不然則生人之類泯泯勢勢殆未其所終已成周賢能之書鄉老獻之王拜受之登之天府貳之內史出長入治自是而謀王體斷國論致盈成開太平皆儒者已試之效世降日薄競以簿書期會為急務凡可以釣爵祿趨勢利逞嗜欲者增廣開拓雖勞民殫財召怨啓謗弗顧卹也至若事關吾儒道

不暇問或者迫於故常苟簡滅裂以具文應有能超於積習以封植儒者為心勤勤懇懇隨寓而見要當大書特書以詔來者庶有補於世教豈徒曰識建造工役之繁瑣哉赤城為郡上應三台下列五邑靈嶽嶙峋靈江迴復天下言東浙山川之宏麗奇偉者先焉人稟地靈寢盛寢昌三年火比雲蒸霧集校藝於棘闈者以萬計試所隘弗能容群趨以入尤病乎巷之陋也嘉

定壬午齊侯碩以儒家者流奉天子命來治台
歲當勸駕朱幡臨視貢院東關福安荆菴鑿山
拓址易舊而新其屋千楹而闢酒務仍墻劃地
為衢轉狹而廣其涂四軌意嚮所感咸思協贊
鄉之國子免解進士南昌司津趙師寃州學錄
林恪經諭楊鑑貢補楊垓復議甃術覆渠以平
坎窞以防泥淖齊侯聞而勸獎捐金給粟助其
役郡邑之僚係棗梓之達士友之同志從風樂

施季夏鳩工仲秋告成扁其坊曰興賢履道坦
夷多士步趨濟濟也由此奏春官策宸陛躋仕
版求無愧儒效之已試則封植之初心其功用可
限量哉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 包恢

臨海山高水深地載神氣所鍾宜為人物淵海
如海之大魚薄集在龍門下得上則變化為龍
者又宜以千百計矣夫何厥初寥寥乎其不多

見也豈風氣未開而猶有待歟至本朝天聖以
後歷幾年更幾科然後以漸加多中興以來以
迄于今則盛矣然中間雖各以所長爭鳴於一
時類有可稱者若其表表特出光前照後或以
問學文章顯或以操行氣節顯落落相望亦曾
不過十餘人果其才之難得歟今邑大夫劉君
棟邑政修舉將及於教一日於士友相與言而
嘆曰盍亦反其本矣人才之興由學術學術之

興由學校顧此邑獨無學非大闕典乎乃首為
之竭力經營鼎新肇建學宮儼然眇乎此也學
宮成又取邑士題慈恩之名始自天聖甲子至
淳祐辛丑九五十有五科得一百四十餘人列
而刻之石豈徒曰以是名誇示邑士觀日以起
其歆羨而使之爭勝負於文鋒筆陣之間而已
哉興學校以興學術人才於是乎在抑名非虛
生必以實得何謂學明人倫也惟聖盡倫如舜

之察斯可矣知此學則爲學術而可與聖賢參
察此倫則爲人之才而可與天地合跡是而取
科名庶幾不悖於其實孔門嘗有四科之名言
人所學之實也自德行而至文學其本末可考
孟子嘗有四科之名言人所學之實也自事君
而至大人其優劣可見後世所學非所用所用
非所學名實之判久矣有能進孔門之所謂學
辨孟子之所謂用跡是而取科第庶幾無忝於

其名取士之科名未可遽改爲士之事寔不可
終戾先達名臣皆由此其選也名不難取而實
不易盡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名
實本非異科也惟今者新學之士能體邑大夫
之深意無徇其末而忘其本則將見有特起東
海臨大可觀而觀於海者咸嘆其難爲水矣取
科名真拾芥特其餘事耳是不難

赤城集卷之六終

赤城集卷之六終

赤城集卷之六終

赤城集卷之六終

赤城集卷之六終

赤城集卷之六終

赤城集卷之六終

赤城集卷之六終

赤城集卷之七

天台縣學記

天台為山環富壯麗昔人於此冥搜遠寄追王

喬應真於疑似恍惚之間而不知赤城所據靈

溪所濯其下必有雋偉不群之士可與風舞雪

而休杏壇者顧所以引而致之之道未至爾與

其彷彿於所聞孰若合沓乎所見與其遺世而

不返孰若逢時而一鳴吾友贊皇李君之為是

邑也聖神在位登崇俊良加惠遠邇富而教之
成均首善郡邑承命於是奮然度材鳩工起廢
一新之而其民不知經始於丙寅之冬落成於
丁卯之夏中祀先聖旁集諸生成人小子肩摩
袂屬絃歌誦誦洋洋盈耳所謂俊偉不群之士
既出而為之師且與其長論所謂達才而善俗
者是歲貢于禮部者五人齒于鄉飲者數百人
文質彬彬有鄒魯之風焉嗚呼使天下之為邑

者皆如李君吾知泮水之有人使泮水之為師
儒者亦復如是吾知成均之多士抑嘗聞之士
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孔子蓋轍環天下而七
十子之徒不皆生於魯而老於魯也古有分土
無分民比閭族黨非一方之民則庠序學校非
一鄉之士周家德行道藝之舉蓋取天下之善
士豈求於一鄉一國而已也耶成均古制也郡
邑之學必占籍乃得肄業非古也鄉使是邑無

所謂俊偉不群者則如之何學者不可一日無師模不模範不範揚子雲非之故愚既為李君書其事又舉是說以告來者李君名亦字原仲觀其所立可知其人矣

天台縣文宣王廟記 陳襄

孔子聖人之大備者也使得百里之國以為政於天下雖堯舜不可及為天子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天下為諸侯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

國則必朞月而為東周矣惜乎天民之不遇命也自唐以來天下郡縣始立孔子廟追尊王爵春秋釋奠天子以下皆執弟子禮世以為尊用孔子之道如是豈其然乎生而有盛德於民死以祭禮報之如曰尊用其道則未也天下之文弊久矣自周迄于今宜出浮偽尚忠實百物或有失職者宜正名王澤或有壅滯者宜任大臣遠邪佞官政或有冗濫者宜官賢者以黜不賢

者教或有未至者宜興學校隆師儒禮或有未
修者宜教民冠婚喪葬樂或有未作者宜攷五
穀十二律放鄭衛豪傑或有未出者宜拔賢才
舉逸民鰥寡孤獨或有未養者宜弛力舍禁授
田以制取財以節民之蠹或有未去者宜黜佛
老夷狄之患或有未備者宜足兵孔子之道用
之則必先於此數者夫能立廟以守其祭祀尚
未為得禮者而况於用乎天台縣有孔子廟不

仙縣令石牧之始至歲十月相縣之東南隅大
作新廟為屋總六十有二楹先對正殿塑孔子
南鄉左右十哲曾子自為門弟子六十有一人
與諸儒傳經者二十有一人皆圖諸壁間各以
其所追爵等降如周之服冕圭璧惟孟軻荀况
楊雄韓愈氏服儒服焉中立講堂圖古之輿服
禮樂之器於其兩壁間又設學舍師生講習咸
有位序祭器在西房庖厨在東房周回門廊環

以墻宇又考古器作籩豆簠簋樽壘俎爵之屬
十二月廟成明年春秋釋奠入而行禮生徒興
事品物如制像圖尊嚴籩俎新嘉神明燕喜人
物觀化先茲邑民不識儒學又故廟湫隘與民
雜居侮慢不尊至是耳目開覺始有學者嗟乎
石君可謂有志矣區區一小邑而能為孔子立
廟制度以禮春秋以時祭之俾民不忘是已無
愧於心如其欲用孔子則天也非力之所及也

天其不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則亦已矣如欲以
斯道覺斯民也石君之志其必有遇矣乎

寧海縣文宣王廟記 李慶孫

或曰上古有賢不肖而為帝王者則仲尼反為
旅人何哉天止生仲尼以聖德不授仲尼以寶
位聖故有作德乃有位所以辨別其賢不肖上
以品藻於復古下以繩準於後世俾自天子及
諸侯皆折衷於六籍故舉世之人嘆其無帝王

之位待仲尼之深也自仲尼沒至今四十六代而天下自京師至于郡縣以廟而祀之不絕則與夫父祖雖授於天命子孫不守於宗祧者異也台州之屬邑曰寧海作新廟于縣署之震位遇能政而興舊址也且縣之經始有圖牒在此乃不書引領四顧馳心萬類海際境上山入天半地如雍壤人以魯俗蓋王化所及而儒風如素然向之宰是邑者或因循玩愒或才識無取

怒似堯之貌蔑棲神之宇投繪塑於地棄梁棟於野雖黽俛以釋奠柰淒涼於肯楨於是皇帝東封之三年廷授武功蘇公為此民之父母既進謁於先聖則惕然以傷其慕莽越明年乃與少府展公進吏民於庭諭以新廟之志吏民喜曰向之不葺是邑之不幸今之云葺是教之將興若其經費則民悅而子來也唯命爰拓其基而廣其制正其位而辨其等殿如嶽峙廊如翼

舒門如洞闢然後以山龍而下九章被于先聖
之衣立先師十哲之像配享於左右圖諸達者
于屋壁加進賢冠之服彩章著明儀形具備尼
丘之祥庶幾之聖升堂之列如循循於善誘若
拳拳於服膺類孜孜於好學當此時也則蘇展
二公修禮文而落之集邑中吏民長幼以觀之
皆匍匐奔走俯伏抃躍果不以鄙邑為夷故幸
二公揭起斯廟使我民復見於先聖之容學校

載興庠序益嚴詩書以存絃誦以繼嗣而朝廷
頒以祭器故上下之禮由茲而為新廟之殊觀
也且仲尼之生厄陳則絕糧今乃血食遊鄭則
喪家今乃廟貌去魯則旅人今乃王爵加以今
天子登封降禪之後幸其居而增其謚是為亂
代之痛心遇治世之尊教否之於生前泰之於
死後也噫廟之既成則先聖之神其不福於斯
民乎斯民之性不臻于聖域乎必也異日多君

子之稱不獨在於魯衛而將變於是邑也豈不
美哉有問蘇公之為人則曰咸平三年以文章
擢進士第以孝養辭賓從職而甘屈迹於縣道
以迎侍母氏凡所歷任皆以廉明稱故今之來
澄清弊源崇樹治本躬易峻嶺通為坦途綠毛
附龜出來殊貺則秩滿考績或外蒞繁劇內列
華貫動靜語嘿率以仲尼之道為意迨未可究
其遐邇也抑展公乃衆仲所封因官以賜姓而

命為展氏族分為隴西世襲有常家尚儒術科
符初以禮經中第初命作尉兼職簿書性直道
充官清譽至故和而為政民以受賜今以後亦
未測其周也僕以旅遊敘蘇公之鄉故見展
公之勵誠相與守天子之法制修文宣之廟宇
真吾徒也辱命作記乃據實以傳信云耳

僊居縣學重修記

周必大

孔堂高第猶分四科性與天道未嘗輕言世之

學者乃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其不可得而聞者每求於議論之間徃徃名是實非言出而躬不逮此今昔通患也古靈先生陳公諱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時方以雕篆為學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唱道海濱鄉人化之號四先生皇祐中令台州之僊居篤意學校首為文勸八讀書次諭以禮義之俗又擇明經之士朝夕講說詢問大義間入程試高不躡等卑不流

俗示之以方期造於道而進取亦在其中士民懷之奉祀今百五十餘年嘉泰辛酉夏通直郎四明林岳來治茲邑歆慕前哲凡庠序堂廡門觀舉新之厥初祠宇庫下遷至中門之右極其嚴潔刻公遺文二十五卷得謝雨詩於斷碑增置集中學有射圃淪棄榛莽亦加葺葺別市民居卞觀德亭總為錢千二百緡皆出節用籍賦田十八畝輟務場餘財月萬錢以贍給生員請

尉簿嘉禾錢撫專主教導於是學職林宓呂咸
陳穎王述不遠二千里以記為請夫教人必以
聖人為師古靈學夫子者也林君希古靈者也
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怠尊所聞而行所
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聖可不勉歟按
國史古靈傳惟載其宰河陽典數郡所至必務
學校而令僊居則畧之是尤不可不書也

台州補軍額記

陳耆卿

國曰軍國州曰軍州非先軍而後國與州也

暴定夷厲階徵軍則國與州潰不治雖先軍可
也相州之小大而為兵之衆寡舊蓋有額焉多
則贅必則缺缺額之弗補匪惟一朝而亦不止
一州矣諉曰省廩食者縮於財也至以餌市人
販子取籍具勿問藝云何桴鼓鳴望風迎自遁
若是者不誤其事哉嘉定十四年毗陵齊侯守
台州優其粟與衣而精較其材與力故甚嚴於

春秋二閱尤嚴於月按士歡且勵樂而歌之然未足以盡侯德也其最可紀者士不幸死則以其子弟之有才力者補焉無子弟則媿黨而後許凡民而補焉蓋為彼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養為吾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用以故無不補之額亦無不練之卒樂而歌之者又日以衆矣於是相與請于路分林君嘗而林君復請於余願礪石以報焉余惟自昔誦美邦侯止祀於

未有紀兵政者雖然民馴易感也兵伉難齊也以伉而難齊之兵過於馴而易感之民至於樂而歌之請於林君如此請於余如此其兵政可知也因其兵政而民政又可知也民政不勝紀紀兵政自今始可也補額雄節四十有八人威果三十有五人崇節一百一十七人壯城三十有二人外寨八十有七人今而後又不知其幾人矣詔之曰礪石以報詎若礪汝心以報哉

台州奏行萬戶記

謝采伯

臣聞諸父老台郡通閩廣嵐瘴為厲非酒無以禦其毒故其民食酒習慣為常者利冒禁曾不少戢紹熙間守臣徐子寅蠲其禁寶慶間守臣葉棠有志舉行會除常平使者繼奉詔攝州巨浸之餘民不堪命亦蠲其禁然皆僅僅兩載而不能以久者未嘗聞於上也端平三年守臣陳振孫因士民之有請暫本息之盈縮條公私之

兩利以聞于上鑿諸樂石俾民歌咏聖德以詔來者其慮遠矣臣以為權酷非常賦也漢武帝用兵乏餉而勦也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業用兵纔三十餘載而海內已虛耗遂作備權酷繼世亦悔其失固嘗罷行而言利之臣接踵於後世豈能悉意捐去是用兵之既歷一千三百八十餘載而未已也臣嘗兩佐州四典州私釀亦固有之然令下之日秋毫無犯獨臣里中更守

臣十餘人繩以一切其弊自若走卒坐鋪譏邏
旁午而匿姦蔽慝反滋弊藪若官吏夫匠之屬
日賂月餽皆有定數歲終則倍之有挾者寄造
率十餘家彊有力者抑又甚馬不韋而獲則不
過升斗窮窶人也彎卒例擒巨逃譴其始獲也
必讓曰以供囚也其編置之復讓曰以奉護送
也故酒麴秫米之四鄰與在城內外之飲客簞
楚日報而私釀日盛官額頽虧本息折閱承流
宣化者亦付之於無可柰何而後止其弊極矣
小大之臣但知增取之為工苛慘以求勝而莫
以蠲林示為上言者聖德如天賦民如子豈忍與
爭錐刀之利而戕民以徒流之酷哉特民瘼不
即以上聞爾今賢守臣洞見官額初無毫釐杪
忽之虧而在民獲安靜和平之福迺為奏請而
賢相國為之敷陳聖主亟俞之盼降省劄以示
遵守與國無極除漢武以來一千三百八十餘

年之患邦民幸甚得保生業奉賓祀無刑辟之虞熙熙然若生於唐虞三代之世而聖德巍巍軼唐虞三代之盛矣顧不偉歟

新建鹽倉記

陳淳祖

浙東瀕海郡四隸提舉司置牢盆處所二十五在台州者三獨黃巖于浦鹽屬焉曩鈔法行時巨商驟至常先挾券置驛運鹽之艘纔達水步紛售而去不暇積也數年來鈔屢更商算日貧多

徒業遁去鹽山積無可貯議者謂法不便夫法之變將以通之也豈料其窮至是哉今為鹽課之說三有拘權之術有私鬻之禁有召誘之策其二者可令行禁止其一者非人樂趨不可強售也故法之行常患吏不通其意一於法則怨一以情則弛急則謗沮怨則奸勝反使下之人操其術以撓吾政者皆是也台雖號瀕海接畛聯麓猿居蟻附之民大抵皆山窟穴耳一監所積

一歲販夫至無幾何雪廩水窖日融雨液吏常
懷羽化之憂非開源疏流輕利以便法恐未易
朝夕運掉也淳熙五年夏倉使章公端子至律
已如嚴師不肯跬步放規矩治官如當家不敢
寢息廢局鑰政出廉平人樂其利浙東鈔法始
流行於他路獨台與溫猶以發泄路狹未大至
徃徃人勸趨之通判俞君益之以便宜來告且
言都鹽倉久廢今所謂倉古浮屠半屋耳散積

他處架漏日甚宜亟改圖舊有常平倉已易建
遺址尚存即其地為便公命亟行之遂以丙午
夏經始明年春成為屋百楹內敞外周堂森廡
衛公無重費私不繁擾君又慮運鹽之弊籍官
艇而繕緝之刺兵為篙師以專一其用自是舟
運倉儲皆有條貫其為公家計悉矣公嘗薦于
朝謂君綜核精密通材有守信哉他日余嘗佐
公議鹽事公曰國用全靠鹽耳會計者較其盈

不肯損直以售謂自銖兩而上總其九而計之則為國用之失也滋甚不知鹽之為物不與他貨等坐一日失一日耳損益有道一朝而盡發之山海之藏固無筭也其未之思乎吾儒生不鮮是以理觀之宜信會公移節治永嘉不及謀而去矣事之不可行何獨此哉俞君請記因識公語附之末云

台州支鹽聽壁記

陳耆卿

州縣官例有聽壁記獨支鹽聽闕豈其病在官庫耶鹽課至近代愈饒設職亦衆倉官主出納鹽場官主辦集辦集難為力而出納易為功官雖庫不足病也台州之倉官有二所隸鹽三後以二隸四明其存者一次故倉官亦省一鹽之額以袋計者昔為五千有奇而今為三千有奇夫官既易額減又益易遇客鈔至鱗排櫛附隨先後給之實可塞賞可得奕效之士噤無所用

其力則徃徃求以自見於其職之外上而臺與
郡亦曰是有以自見吾不敢東於其職之內焉
蓋今耿君悅是也然則官雖庫不庫者人爾非
惟不足病又足喜也耿君曰吾不以為喜而以
為憂憂其無以視後人而又憂其無以繼前人
也錄其姓氏自楊爌以上分員者二十四人王
栻以下單員者六人求余記兩年及是始筆授

杜瀆鹽場重修聽記

宋晉之

其歲五

杜瀆鹽場地僻在海帶國朝熙寧初始議鹽筴
建監設官以董之其課入居是邦三之一紹興
間會稽姚君寬新舊治迄今四十年矣歲月寔
久日就隳圯當官者因陋就簡率不經意淳熙
十有一年冬雨有二月庚申減君寔來視事之
始愀然曰如是官乎遂欲更其舊而新是圖貽
書晉之曰煮海重利也權監重事也風雨之不
庇而覆壓之是虞觀瞻之不尊而服役之是憚

奚以善其後君為我請之上官吾將佐以已俸
晉之遂以其事上之州別駕州別駕又上之鹽
司之長得錢十有五萬臧君慨然致力爰諮爰
謀爰寃爰度期於必成而後已聽以治事室以
燕居厥以貯藏亭以量稱廊廡門臺以翼以峙
為屋凡三十有七間役工三千人有奇糜金凡
百十有五萬肇始於丙午之春落成於是年之
秋工利其入曾不告勞民樂其均亦不稱病一

且輪奐觀者稱羨豈哉為是役也噫士風凋弊
誰能遠謀其有巽懦退縮不克振舉視如傳舍
支撐朽腐以苟歲月而已亦有奮然興作頗快
人意徃徃挾公而私先規厚入利未膚寸而害
已蝟毛矣有如臧君廉勤自將誠實外應表表
於流俗之上視民事如家事愛官物如已物捐
清俸以就役集眾力以為助革累政所不能革
之蠹成今日所不易成之績臧君其賢者歟里

有貢士周鎬請曰杜瀆之鼎新也固臧君之美也君為邑長且職乎此者也亦君之力也攷之吾鄉决渠微勞也有記戒壇異教也有記孰謂臧君之事而可以無傳晉之於是乎書臧君名棟字元任番禺人也謹記

臨海縣獄記

王謙之

錢君溫伯之令臨海也度時施宜得先後緩急之序越明年政成訟理顧縣獄歲久庠陋傾側

風雨燥濕之不時而疾癘間作惻然興念捐金五十餘萬鳩工度材撤而新之役不踰時屋室畢具夫環百里而為縣事之可舉者衆矣溫伯獨以犴獄為急豈事無大於此者乎蓋溫伯提刑君之長子也提刑君在吾鄉號文人行耳目所接多中原故老之傳其居官尤謹市獄事每行縣錄囚徒徃徃以寬平名溫伯之政及此非偶然也又明年溫伯過余道其事且求文為之

記余謝不能其請至六七不倦余因復於温伯
曰民生之不齊舊矣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
陵衰彼惟不得其平也然後決平於官官師察
夫不直不正與夫強而不令者寘之於獄使之
苦身體勞筋骨一治而終身創彼知長惡之非
利則相率而歸於善矣是囹圄之設固遷善遠
罪之端也子今廣其屋室至者頌繫與平居不
大異然則所謂惡者何以懲善者何以勸乎温

伯曰否人之不能皆善固也然其初生未始不
善也自其蔽於血氣之暫乖爭陵犯間或未免
及陷於罪未有久而不悔者官司徒以一日之
故逆計其終身之不復遂以抵冒殊扞者加之
彼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習俗薄惡人民
嚚頑非盡下之人過也今寘之囹圄中優游不
迫待其自愧所以養其悔志而復其本心此字
民之職先君之志直温之所不敢忘者也余曰

惡者人之所共疾子必待其自愧子於惡者如此其於善者可知矣善哉子之志而未大也溫伯曰願聞其說以開固陋余曰昔者夫子聽訟必使無訟蓋防其源也今必待其已入於惡然後感之使悔豈若教化之素洽俾之無入於惡無至於悔之為全善也審能此則臨海之民皆念君之德而無有司之犯狴犴之設將焉用之豈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可也尚何俟撒而新之乎溫伯曰未能也願學焉請筆其語因為之書

赤城集卷之七終

赤城集卷之八
重建黃巖縣獄記
周端朝

赤城集卷之八

重建黃巖縣獄記

周端朝

自朝廷至州獄官皆專置唯縣否或曰隸卑事
省無庸置也然則貶於丞若主簿不可乎或曰
令官簿高閱事熟柄任專丞若主簿不與是也
夫縣雖卑獄實重事謂無庸置非也獄之立擬
予奪其根乃在於縣自州至朝廷咸取成焉
令官高柄專而事熟是也然令官終不為高而

任終不為專則有是畏幸則輸訴陳情非仁三
明鮮不脂膏以聽吏章事斯情得所科必宜三
強不得於縣則嗾臺若州之吏反責於縣豈不
能勝也兩造至焉吏視財有無為白黑柔其富
且強者而無後憂反是則財聚於上而責逮於
下唯然故民習賂而輕犯法獄犴充斥縣多不
理令之設豈端使然哉蓋令所不得為者一其
所得為者二地近勢壓辨數莫奪仰屋而竊嘆

有矣所得為者令無先入之見無喜事之心平
受初情省絕旁蔓縱有不獲吾無怍焉又所得
為者民不辜抵此矣察其凍饑時其燥濕狴廬
勿瘦枯萃中程猶未至以管籥虺蜴視其民而
况麗于獄非皆狼戾犯法者也追胥之愆註誤
之累間多有之顧所以安全之者尤不可後黃
巖壯邑事不惟甚省而縣獄且百年風墮雨敗
久弗及整紹定己丑令趙君汝駟始撤而新之

為式敬堂問事聽屋高而廡深壁閔而板堅起
五月至九月畢役請記昔后山氏記彭城獄請
敬其社稷不以重法地分視之龍圖鄭公政法
以戒獄具核獄醫為首敬其民者本也戒其具
者末也白鹿隨車蒼鷺集舍縣尹事也豈直圖
圖云乎哉然而本末具舉政教並行有能服不
鄙夷其民之訓則改散振新亦其事之一焉因
記歲月并縣之治理志之以告凡受王嘉師者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葉適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所由出也或畔道後利苟
祭其身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况可祠乎台州
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
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
豐外貴人視民甚蒿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
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

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
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靖康憂恐
懲艾已泮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四肢心腹之論
無過此矣竟失措遠去然後徬徨宗周卒成分
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
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
虜久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
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為近習

擅事迄自退二公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
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
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循
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死生之也學
無仕無己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命
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
意行道晚進濶遠不知所從慶曆後名一功著
一善徃徃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群萃而

校處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
薦饗醴芳苾如三老之享而又仰其大節俯其
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為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
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為
孔文仲排劾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
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

州學六賢祠堂記

吳子良

淳祐五年秋予被命將漕神京寔忝兩道提學

予不自揆庸陋頗欲恢教法振儒風俾州縣學
於訓厲程別外各議祠鄉先賢之未祠者以示
標表於是明年之三月台郡學始祠六賢曰金
部郎鹿公何曰知南康軍石公塾曰戶部侍郎
商公飛卿曰郭正肅公磊卿曰國子司業陳公
耆卿曰丞相杜公範建祠旼太守丁君璿教授
王君宗率諸生奠謁成禮而王君以諸生之書
來請記余告之曰士所蘊抱者志所講磨者學

所涵養者氣所植立者節若夫功業之鉅細隸
之於其所處不較也爵位之通塞繫之於其所
遭不數也使其稟純實之志明正大之學負剛
直之氣著忠鯁之節豈不恢恢乎大丈夫哉雖
然志與學根源也氣與節枝派也惟志與學所
向而氣與節隨之未有志與學純實正大而氣
與節不剛直忠鯁者夫士君子莫重於進退語
嘿之義天地間莫大於是非邪正之分嗜進而

不知退當語而默是掩非而邪于正此之謂樹
人慾滅天理罔君上誤國家自古亂亡繼此其
出者總總也今夫朝廷尊安名位寢通顯矣而
授簪於未暮之年脫屣於必爭之地孰有如鹿
公者乎姦儉柄國群小塞要津矣而或彈擊不
避或封駁甚勇論諫益力孰有如商郭杜三公
者乎大儒之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名世之與
偕不止文辭之傑出雖非必於退而亦非苟於

進雖不得居彈擊封駁論諫之地而實凜乎有
彈擊封駁論諫之風又孰有如石公陳公者乎
是故庶公之遜居野也貪頑者可使耻躁競者
可使息商郭杜三公之鳴於朝也懦夫聞之而
增氣權倖望之而褫魄石公之沉於州縣也寧
忤郡將不肯以旱租困饑氓寧棄官去不肯以
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卒對不肯使赤子死無
辜陳公之滯於三館也鄉人屬以祠記諂權相

則謝不為所親啗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不予
陸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
義則衆辨之不隨也嗚呼是六賢者其於進退
語嘿之義豈枉已而求容者哉其於是非邪正
之分豈阿意而為欺者哉是其氣與節之剛直
忠鯁豈非出於其志與學之純實正大者哉然
則士萃而居上師而旁友志當何志豈非當志
六賢之志哉學當何學豈非當學六賢之學哉

夫志與學以六賢為宗而不止於六賢之所到
六賢之所望於士也志與學不以六賢為貴而
或出於六賢之所賤非六賢之所望於士也而
况於絲粟之得喪瞬息之休戚曾足以污吾齒
繫吾足芥吾胷哉拜六賢之祠者可以擬焉思
悚焉慕悠焉悟矣

思賢堂三讚

尤袤

畢文簡公

故大丞相畢文簡公於太平興國三年以選知
台州淳熙丁酉哀假守是邦嘗立公之祠于郡
學獨訪遺像未獲後三年哀來江東而公之六
代孫希文為安仁宰迺知公自台移饒饒人嘗
繪像于廟遂摩得之以寄今沈史君揭示祠宇
俾邦人歲歲得蒸嘗云
瀕海出日嚴教初暨勞來拊循寄乎共理瞻求
惟良得此君子賢哉若人玉音嘉喟二百餘年

遺風髣髴勵相我家沔澤未已再拜德容尚息
貪鄙煌煌文簡照映青史

元章簡公

大叅政章簡元公於慶曆六年來守是邦有功
在民後一百三十四年得其畫像於齋孫康曾
繪置學宮以慰邦人歲時之思云

玉堂之僊卒老東府燁如文章海內咸觀方其
未逢出守茲土拯民昏墊寘之按堵完城浚隍

植我棟宇百六十春尚茫風雨躋彼叅雲人湫
今古天空地迥遙接公語

章郇公

昭陵命相率用厚德顯允郇公其儀不忒持循
法度恪守繩墨視彼更張無異跳擲執久不行
自觸墻壁使用公言治無今昔臨海舊邦杳渺
音澤厥今甘棠二五詩蹟

四先生祠堂記

劉鑰

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學始建四先生祠郡
侯豫章黃當使來言曰故侍講文公朱先生道
爲世師台之士受業於其門者衆淳熙間浙東
大飢詔起先生爲常平使者部內賴以全活而
於台人櫛垢爬癢爲德獨厚蓋常比屋設位而
祝之盍祠于學宮然先生之道濂溪周先生伊
洛二程先生之道也故祠四先生焉庶幾邦人
有所向慕而興起願予有以發其端爚惟黃侯

因邦人懷先生之德而欲慰其思復推原先生
學道愛人之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民成俗
之愆篤矣然曰先生之道孔子孟子之道也今
學者孰不曰師孔孟得其言孰得其所以言不
入於清虛則溺於淺陋本源不正末流益遠是
以義利不明習俗以壞儒者遂可厭薄天下不
復見治古盛時然則長民者盍亦反其本矣今
侯之牧其民芟夷暴彊封植善良政既行矣侯

曰未及乎德禮也乃建是祠率諸生而舍采焉
執事以序雍雍如也禮成而退有進而言曰先
生之容則旣瞻而仰之矣先生之道可學而至
乎侯曰善哉問吾嘗聞之惟皇上帝降衷于民
本然之性無不善也學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
以踐其寔則施之家而順達于國而理措之天
下無所處而不得其當若趨其名以爲高入乎
耳而出乎口則非四先生之所望於後學也余
切而著明可尚也已於是乎書

陳忠肅公祠堂記

陳振孫

既嘉侯之爲邦知所本而其所以教人者又親

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立朝著節爲宋名臣
去之百有餘歲其精忠確論絕識危行士無賢
不肖皆口誦心慕磊磊落落若前日事孟子有
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公之謂矣始公事祔陵爲諫官首論蔡京交結

外戚謫監當未幾以都司攝夕拜又坐上時相
書言私史邊費謫外祠遂入黨籍遷嶺表甫自
便則又以子訟蔡氏不軌謫通川以進尊堯集
謫天台晚稍牽復則又以飛語連徙南康山陽
以歿其平生出處本末如此知仁勇天下之達
德也士生斯世維其知不足以知勇不足以行
仁不足以守則至於敗名喪節失身負國而不
恤夫既知之矣而行之或不決守之或不固者

亡他焉其知之非真知故也是故三達德以知
為首而大學中庸之教必於明德明善拳拳焉
公之攻蔡氏不遺餘力至以射馬擒王為喻凡
人孰不樂富貴而悲貧賤公視美官若將浼已
而甘心於廢放竄斥凡人之象患難始而安中
而悔終而變者有矣公坐謫至六七不變卒窮
以死可謂行之決而守之固矣其論絕域史學
比之王衍謂必有南北分裂之禍方是時天下

承平不見牙蘄未三十年而其言信雖灼北食
墨操著命繇不足喻其先見之審也公之所以
大過人者豈非大學中庸所謂明德明善之君
子而兼天下之達德者歟公之在台凡五年始
至無以居借僦皆莫之與末迺寓寶城之僧舍
故老相傳能指其處紹定癸巳趙侯為州訪公
遺跡而得之深惟昔賢遷謫之地往往有祠以
見其高山景行之意如韓文公之於潮蘇文忠

公之於黃邗人至今奉嘗不懈台人之於公不
可以莫之知也迺即其處而祠焉明年正月祠
成擇郡士林表民掌之取田之在官者十有二
畝畀寺僧以為晨香夕燈之費而屬振孫為之
記後學不佞何足以識先儒之大節竊嘗論次
其事如右遂書以遺台人使刻之侯名必願丞
相忠定公嗣孫妙年擢世科立身有家法為政
識大體歷數郡皆有循聲能名他舉錯率類是

不盡紀今以直秘閣知婺州

台州羈管謝表

陳瓘

臣瓘言政和元年六月初五日准通州牒准編
修政典局牒奉聖旨取索臣所撰尊堯集請速
為檢取封角交付差去人續又准通州牒尊堯
集係奉聖旨取索不可遲緩臣即於六月十九
日申通州迄依聖旨發遞前去仍申編修政典
局云上件尊堯集先合奏御今匣內黃帕文字

等並題作臣瓘謹封伏望本局特為進入於御
前開拆今於十月初七日准通州牒准尚書刑
部符都省劄子奉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
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
用特勒傳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
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臣即時
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兼行不敢住遘今於
十一月初十日巳時到台州城內者畎畝之志

一書可通芻蕘之言萬里不隔集群詞而上達
遭一覽以為榮竄路雖遙陳情已畢中謝伏念
臣材如糞土身若梗蓬非敢以著書為能所陳
者戴君之義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
之敢私心唯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
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
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
建刑章若非恃庇於九重安能延齡於再造由

淮入浙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瘴華殊
於五嶺尚留頂踵獨賴君親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觀過
之深仁憫此顛隳欲其存在以身蔽怨瓊蟻之
命至微徇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馳丹闕日
想清光重千擢髮之誅徒鬱戴盆之望餘生易
捨大德難酬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陳耆卿

三賢上蔡龍泉兩先生八行徐先生也初周程氏唱明絕學欲續孔孟氏其徒有四上蔡與焉學具在書後百年學幾絕宋張呂氏再倡又欲續周程氏也龍泉稍後出與之上下議論泊其歿獨自為宗兩先生天下師之非一鄉所得私也師之始一鄉者黃巖推八行八行從安定胡公學為司馬文正陳忠肅諸公所知遜德立園著行里閭嘗兩以應詔卧不起故黃巖之稱前

輩者祖焉然未有表而祠之者紹定改元十月趙令汝駟始祠于學且曰吾不止崇一鄉之師也崇天下之師矣因上蔡之歿其子嘗廬于此諸孫育於此龍泉之生身嘗遊於此其友朋又多出於此遂合以祠焉或曰世殊也地隔也宗派異而名位邈也夫勢地古今不齊位與名有幸不幸皆不足辨也獨宗派不可不辨而極有易辨者焉亘古窮今所以贊天地者人也所以

為人者道也手道而發揮之之謂文身道而踐
修之之謂行故文者道之華采而因其文足以
知其道也行者文之根幹而因其行足以知其
文也上蔡之學蓋宗孔孟氏龍泉之學亦宗孔
孟氏八行之學出安定亦宗孔孟氏能宗之則
能續之矣故其道續之也其文與行亦續之也
大續而小有未續而亦續也遠續而近有不續
而亦續也或渙焉同入或迴焉獨出入也或爆

焉外震或歛焉內足時也要其歸而已矣江河
淮濟皆歸海夫責其不歸海可也必欲使江為
河淮為濟則不可也然則兩先生之與八行蓋
同歸矣兩先生之學具在書八行之學具在心
心與書一也故兩先生信天下之師矣而八行
則不止一鄉之師也合而師之自一鄉始也合
而祠之自一鄉推之上蔡謝氏名良佐龍泉葉
氏名適八行名中行子庭筠亦以孝著號二高

十來孫曰升世其學董其祠之後且奉令之命
求予文者也

限不上蔡祠堂記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楊時中

立皆爲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
復見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
迸逸一死楚一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
年給事中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

皆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嘉定五年

太守黃當子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

賓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道于學在二

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黃太守來他日邦賦之沒

於群姦者一收歛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減節

遂能以其餘興小學作櫺星門增太學生服食

有珩器有壘簋又設燭火立養濟葬叢骸政

通化達生死潤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蔡事不

可解甚或嗤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遠近
知有難易詩曰烝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
遠也興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祭遠而難解乎
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理不章古今大患
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其人不取薄也然其致
道而成材者幾絕都曠國不一遇焉故尊之貴
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位以延
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

智家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
者為善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畊之舉者
宜曰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
於鼎循墻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
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奴久矣子畊既洗沐之
列于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
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今之不切不愈甚乎

赤城集卷之八終

赤城集卷之九

郭孝子祠堂記

吳子良

自唐末入五代兵刃沸海寓臣乘君夷暴夏盜
名字蓬蠹起士一身而事數姓恬弗恤也斯時也
天地幾易位人之類幾覆滅矣我太祖皇帝奮
英畧削僭叛至我太宗皇帝而天下平於是宋
興三十載詔諸道采孝行者以聞而黃巖郭孝
子與被旌獎焉嗚呼可謂知本矣無四端無以

為人無五常無以為國四端以仁統而孝仁之本也五常以君臣立而父子君臣之本也今夫理杳微一動一靜而氣氣蒙密一感一應而成形有視有聽有作有止有好有惡有戴有履是孰使之然哉眡聽而能有則作止而能有常戴履而能有儀是孰使之然哉凡偕父母所以遺我也況於達天人之奧體道德之全豈子之能能之者父母也故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愛其

身遺其父母是不愛其身者也不愛其身者繆善惡之分矇達順之辨紊高下之倫於仁何有於君臣何有故五代之亂坐此我宋所以續民命旌獎此而已嗚呼可謂知本矣夫此吾心也吾性也心謂之本心性謂之常性豈以旌獎而存以不旌獎而止也然而必旌獎者君上無待旌獎者人子郭氏自被旌獎以來二百五十餘年矣今孝子之祠僅存而門圯臺毀長吏過不

問七世孫孝廉孝溥孝榮孝恭自出力崇飭門
臺而葺祠宇予同年友李君從其里人也為請
記夫長吏過不問而孫與里人任其責此豈有
所待者哉葺祠宇承其祖被旌獎之至行密門
臺表先朝旌獎其祖之盛典孝也亦忠也人謂
孝廉兄弟知有祖李君知有母用克其本心常
性而并知有君矣雖然先朝旌獎之長吏對揚
欽奉之可也過不問不可也余故記此為無待

旌獎者勸又以為必旌獎者勸焉孝子名琮事
具國史修撰杜公記之詳矣茲不著

臨海縣城隍廟記

王子與

夫五等之祭祀有三代之簡書或相越以為淫
苟不舉而投削潔誠微福用庇元元即山城隍
率其常也子與雍熙初載隸斯邑仲春二月祭
斯廟因詰有司曰邑居郡城廟從何得唯稱靈
應勉而行之俄命祝以致詞遂投杯而占兆數

四不叶左右聳然余曉之曰北或吉焉神斯濫
矣始疑廟非廟肯謂神乃神噫冥昧之理今古
難之我先師夫子秘而不言矧後人哉猶是春
秋祀事躬親焉朔望告奠吏攝焉越明年自春
徂夏燦石流金離離旱苗焦灼迨盡雖群望奔
走曾無膚寸之陰霖霖之潤凡在 位若無所
容遂率同寮禱而盟曰廟既隳人之耻也歲苟
罪神之羞也幸雨如繩注則廟必鼎新未數日

而有微不崇朝而告足萬井之懽聲雷動四郊
之美稼雲興遽命良工廣其舊址揮斤運斧日
就月將基構克成輪奐具美因敢錄幽贊之驗
序必葺之源未頃新令尹清河張公濬至止公
在泗上司刑彈紕歷兩任殆十周星紀朝野具
聞廉幹正直故遷是邑與余授代舉良能也予
明日遂行固託張公願樹其祠聊用直書寘諸
屋壁庶幾乎後為繼者請禱無惑焉

重修僊居城隍廟記 俞建

唐詔州縣霖雨以酒醢祭城門報用特牲實與社稷等祀然社稷以壇而城獨祭後人因屋之有自矣僊居巖壑秀絕異時文獻甲一方扶輿旁薄厥有陰相而城隍廟貌獨陋舊据縣城紹興辛未徙東城門外久焉摧落榛莽孤宇僅立歲時耆老合饗露立庭下風雨不庇為神羞令去來祈報徹即邏謾弗驚省嘉泰改元縣尹林

君眠事款謁心惕弗寧顧念力未遑暇既而拊摩呵噓爬梳剔抉縮浮濫搜漏隙以家眎官截截有紀越明年邑大治豐穰薦臻公私裕贍廼捐帑聘財庠糧鳩工陶甃斷塹類進秩舉經始勾龍棄之埤墳次學宮次先賢堂次神宇賓館旁及官舍井井創葺悉登厥初周視城隍宮隅獨迫廛居隘不容礎舉百緡鬻地益之袤四十尺廣加三之一抑重煩撻毫髮不以屬吏邑老

陳康受命董役工徒百需率賦市直疇給民不
與知屏以密閱翼以脩廡層垣繚匝清泚映帶
巒屏對剡溪流左旋輪奐輦飛丹雘繁發為屋
楹十有三修容有室歲事有所宏麗靖深觀者
合詞起敬歎肇役於中冬既望拜閱月訖工尹
齋宿具犧牲率邑父老落其下神人胥憚既肱
囑建議顛末建觀今士大夫赳赳銅墨旁緣他
岐避弗獲一墮煩罟上下交謫旦暮捄過不給

尚遑他郵藉令盤錯孔裕徒或飭厨傳亭榭以
悅目市喙誇詡鈞轂譽疇能為民水旱癘疫地
以從事幽隱冥漠間今尹呂廉恪簡靖近民呂
精明肅給集事俗無駭政邑無遺功而又致力
於神以貽民休顧不躋哉今而後吏得以展敬
揭虔徼福於神而無愧神亦將宣靈布餼加惠
於民而無辭尹遺愛斯邑綿數十百禩而無窮
一舉而三善具是可無書尹名岳字宗山四明

人
三台祠記

陳貴謙

台州有山曰天台隆崇盤礴蓋東吳巨鎮自晉
以來推為台嶽凡山之高大而靈者稱嶽五嶽
特其著者它如吳嶽霍嶽見於經傳尚多台山
名嶽固宜州既以嶽命氏道家者流搜括靈秘
以台嶽上應台星故嶽以星得名通九州分壑
言之台固自為牛斗分然余觀張衡靈憲論以

為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
屬又史志所載五星自配海嶽今以東吳隆崇
盤礴之鎮上應太微淵耀光明之星理亦宜然
若乃三台在天和陰陽理萬物此則不待圖謀
而知者世惟見兩漢諸臣驗以推明休咎其在
周官大宗伯禋燎祀司中司命鄭氏釋以司中
為三台聖王祭祀其尊尚矣敷天之下皆得瞻
英躔以徼景貺固非一郡獨得而享然齊國祀

岱晉國望梁此周制所謂諸侯祭境內山川漢
郡國立樞星祠今樂郊吉壤作鎮既固上稽乾
象名比義協於以揭虔妥靈為民祈福侈此邦
照臨之賜不為晉越矣而然此偶失不圖或嘗
議而不果至嘉定九年歲在丙子知州事康侯
仲穎參酌舊典遂即天慶觀度址而祠焉發郡
帑及屈邑公錢鄉士大夫相帥出力來助故役
成而民不知朱門洞開紫殿竦峙霓旌絳節繪

在兩廡恭符正中華燦燦而來下侯既祗帥官
吏消吉薦獻耆雅驩呼奔走瞻敬者填溢郭郭
在昔丹丘置郡于海濱廣斥六龍時巡服在畿
甸鴻疇倫魁項背相望台星實相之也今侯又
能作新祠宇輝耀六符之光與匿峯倒影相為
發揮神理感通靈心顧享是歲雨暘式序秬稌
具豐休應之不可誣如此自今以往發祥隕祉
使異才輩出大有歲書拱輔京邑屹為盛藩泰

符之貺寧有既邪咸願刻詞樂石以著攸始貴
謙以前史官之屬奉冲佑香火乃拜手而作詩
曰坤元上承台嶽峻極乾文下臨台符昭飾宣
精作鎮實維感通比類既從營茲新宮
嶠正殿洪敞六星照幄相比兩兩仰瞻星次戴
魁承樞嶽在巽隅翊皇之都明明天子百神受
職泰階時平風五雨十台甸熙熙蠲除凶菑農
有豐年士多成材孰委茲祉台符所錫孰肇茲

祀康侯是力凡是台人世世肅祗既祗于神亦
侯之思

宋郭孝子碑

杜範

表孝行廬自唐始此古明王誼辟因人心以厲
風俗焉者也宋興三十載削平僭亂四方無虞
若稽舊典修崇教化命有司曰應諸道州縣有
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其令轉運使採訪以聞至
道二年台州黃巖仁風鄉士庶陳贊等四十餘

人詣縣言本鄉有孝子郭宗年七十四事母張氏備極恭順勤奉甘旨寅夕不懈遠妻子寢處毋室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誦梵典禮佛塔積膜拜之數以七十餘萬計甘於勤勞用祝母壽張氏今已一百四歲視聽不衰飲食尚強里黨異之縣以聞于郡郡聞于轉運使使馳詣其家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醇酎嗟賞良久遂奏于朝太宗皇帝覽而嘉之亟詔旌表其閭復其科役

嗚呼以一足夫閨門之行而上動天子褒嘉下勞部使者臨問築臺植木丹堊烜燿使窮閭陋居突兀改觀邑人仰首瞻敬稱嘆嗒嗒何其盛也距今二百五十年時久制墮地處宮庠門不能丈僅留片石過者愴然幸其祠尚存其像猶舊七世裔孫孝廉偕其季孝溥孝榮孝恭輸財命工整而新之以顯先德以侈舊章鄉之士友屬予為之記或者曰古人孝行著於詩書皆可

覆視未聞疲筋力從事釋氏之說以延其親之
齡者郭君之孝亦異乎古聖賢所謂孝矣予應
之曰人性之孝得之於天古今異時儒釋異教
而此性之真未嘗異也世之痼於質而氣暴牽
於情而愛移性以物離天以人喪不顧其養而
遺之憂者徃徃而爾如郭君者非得於父師之
教訓朋友之切磋而孝愛篤至凡可以壽其親
者固將無所不為此念一存天地鬼神昭鑒森

列感通之道豈不在茲夫孝心為上禮次之使
古聖賢復生亦將與其心而畧其禮豈以詩書
所不載而非之哉今其祠翼然其像儼然人之
登斯堂也見斯容也想詠一時婉愉承顏之意
亦可以消暴厲之萌而長愛敬之端其有關於
風教豈不大哉遂為之記

石藤石棧二夫人廟記 林師蘇

石藤石棧二夫人者婺東陽杜氏之二女也杜

氏家鬻湯餅一日夫婦繼卒二女方笄厨人挑之于時隋大業末綱常墮廢淫奔無媿二女獨潔廉自守憤厨人相與殺之亡命入山遁於永嘉郡臨海縣孟谿之谷采蕨薇茹芝菌無幾阮流暴漲姊溺妹援遂相為死唐武德間以臨海置台州統五縣臨海唐興黃岩樂安寧海是也孟谿屬樂安上元二年改樂安曰永安而遷治孟谿天寶初鍾離君令永安聞縣治曰孟谿則

曰嘻其異矣疇昔之夜予寓長安邸夢二神女鳳冠綃帔環珮珊珊然揖予曰若舉必第後且泣吾邑永安孟谿是吾居也囑予識之今果不謬獨未知二神女者為何乃詢耆老始聞杜氏二女之說鍾離君高其節遣鄉人蹤跡之至三坑口則見二枯骸如雪罌藤石之上欲即而視之道隘阻斧藤流血斲石石亦流血及舉其骸關節鈎連金堅玉潤鏗然有聲咸歎所未睹因拾

以還中道遇樵父曰斯石藤石棱二夫人鑠子骨也夫人生為烈女死為正神守此山谷若曹宜敬之語畢忽不見歸具道所以然鍾離君尤嗟異以其骨塑二神女祠三坑口稱石藤石棱二夫人之廟由樵夫言也按圖經孟谿山周迴二百里阬五皆有龍篠曰馬藤二夫人溺于是曰桂曰孟盃曰老公曰山其流會于祠下泓為三十六堰溉田五萬餘畝其興雲致雨北漸天

台西浹婺女所利蓋潯皇宋景德四年詔改永安曰僊居令郭君易直以是年禱雨入山道險商略徙廟既度材卜阡未吉山麓之民有馬直者夢夫人謂曰得而居置吾廟當相酬直翌日入阬治堰見二魚跳躍不已捕魚而得金釵因念所夢惧不敢匿以陳諸邑令未之信一夕驟雨阬流空溢悉漂廟材至直之廬而止令以直言有證遂決遷廟即今廟址是已宣龢間呂寇

弄兵民相保聚于斯谷寇至雲霧輒暝望草木
或為兵巔崖烟若旗幟然寇懼終不敢入賴生
全者以萬數至於水旱疾疫有禱無不應邑宰
自密學陳公襄都講劉公老樞密郭公三益司
業鄭公南皆有詩紀其實遭寇火石殘刻剝不
可省惟密學皇祐間馬篠謝雨篇有靈泉汲坎
窞僂仗下嶙峋之句其碑尚存斯廟歲月綿遠
時代遷革碑志斷裂可覽者十無二三在昔之

為祀典與否難復推考而今朝典祀不錄豈非
闕遺比緣春夏不雨徧走羣祠禱焉莫答暨一
謁祠下晴空忽雲而甘霖踵至深可敬異因訪
故老勘斷碑得先後靈應事跡為詳將聞諸朝
請號丐封以答神貺而及瓜有日遂不果故書
以俟將來

義靈廟碑

朱熹

慶元元年春正月勅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秘

閣騰侯之祠為義靈廟州人老稚聞是命下驚
喜謹乎奔走迎拜導至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扁
榜金朱煒煌揭于門楣庸侈上賜而其耆艾學
士大夫葉君聖耦等四十餘人亦會祠庭相與
言曰往歲盜起幫原連陷六州戎毒所加民無
噍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
不絕以至于今者騰侯力也沒而弗祀固無以
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

則廟事既修而亦幸蒙上恩列祀典矣顧無金
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報事於長久且當日棄
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蓋嘗肆為妄說
強祔其祖以遂侵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偽
以控于朝而報紕之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
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撰其事熹以衰朽
欲謝不能而復自念往使浙東留台最久固已
熟聞茲事而有感於中矣矧以諸君之請之力

其何可辭則應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府君曄又因鄆縣主簿趙生師邦踵門以請則爲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思恭所爲日記及故禮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頌皆言聞亂之初闔郡震恐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愕眙不知所爲謀欲遁去他吏相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方司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即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

閑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急下令發夫守險增埤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爲死守計日夜循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矣既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前後數四侯皆應櫓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郭凡所存活以十萬計參五其說一無異詞

是則侯之爲烈彰彰明矣獨稽史籍則見當時實以守城破賊爲丞之功進領郡符就加職秩迺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即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寇退解圍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仕故得獨冒顯賞塵策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

是則闡尹擅兵賊臣柄國之所爲而後來侵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感萬世向非台之文獻有足徵者民吏稱思久而不急則亦何所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侯名膺字子勤後保南都守陳蔡以抗狂虜乘勝焱銳之鋒勲績尤盛勸進大元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樞會其於建炎紹興之史法當立傳而熹於是書蓋嘗受詔參筆削矣

是以因書此碑而弁覈其真偽如此不惟少塞
台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廟數遷
徙今在城西北隅永慶寺東寔侯所再築而力
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
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謀爲買田以
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侯
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者無難也

吳興韋溪先生祠堂記

鄭公鯉

寶祐乙卯春同舍郎方一新葺迺祠書溪先生
祠堂以書來告曰生民尊祖禮無貴賤反本始
也然親有盡而報有終在禮小宗之制由禘而
上至高祖四世而親盡矣四世親盡易世則禘
祧主既藏不與禘享報有終也孝子慈孫反始
一念或有不能安抑嘗深感歷代儒先宗主道
術脩明孔氏之業而不失其傳者各隨名跡所
在建置祠宇春秋舍菜以詔將來永爲我祖顯

顯垂裕若使追養繼孝過祀則止反有媿承學之士綿綿相續舍萊先師我心則怛謂報有終其可乎一新不肖忝承祖禰寅念先祖以經學鳴世在紹興間蔚為諸儒領袖學者尊之號曰韋溪先生欲俾來裔瞻望厥祖彌遠彌光迺即韋溪遺址修葺祠宇反始之義永永無極惟君久在辟雍習聞諸先生緒論舊矣願為記之公鯉竊念先生之學其時即中張公布待制黃公

宜受業於門親見而知之者故其言哀悼思永真得其的黃公云黨禁三家後潛心自六經三家則蜀學洛學朔學也三家操尚雖殊守正則一自紹聖奸臣執政發其私憤盡謫三家入元祐黨禁專尚王氏學用以取士謂之新學士趨私尚以釣爵位謂之時官士習既變士氣亦靡至建炎紹興中興之初而餘風未殄惟先生志益固守益堅潛心六經卓然屹立于衆醉獨醒之

中遂為東南學者表正之師黃公發潛至矣洞
見淵源張公云佛老韓壞斥文章孔性天此皆
親炙函丈精得心傳嚴於衛道以開後學者也
先生遺像家藏日遠二公遺語傳頌日新且古
者鄉校釋菜先師猶永不忘而况子孫繼承遺
緒其可忘之乎爰葺祠宇以奉世祀宜也咸謂
先生堅凝正守與世寡諧坎壈一官老死不行
其志以是為恨然心傳道統學為儒宗群子弟
接迹咸顯則先生濟時行道之用又豈終泯哉
姓名言行登載縣志昭然可攷茲故不詳迺若
四世神主合于常溪祠宇以為子孫訓者則自
有永式云

見則激發公之偉志... 夫固大精... 志主遠... 前年... 西... 蘇...

赤城集卷之九終

